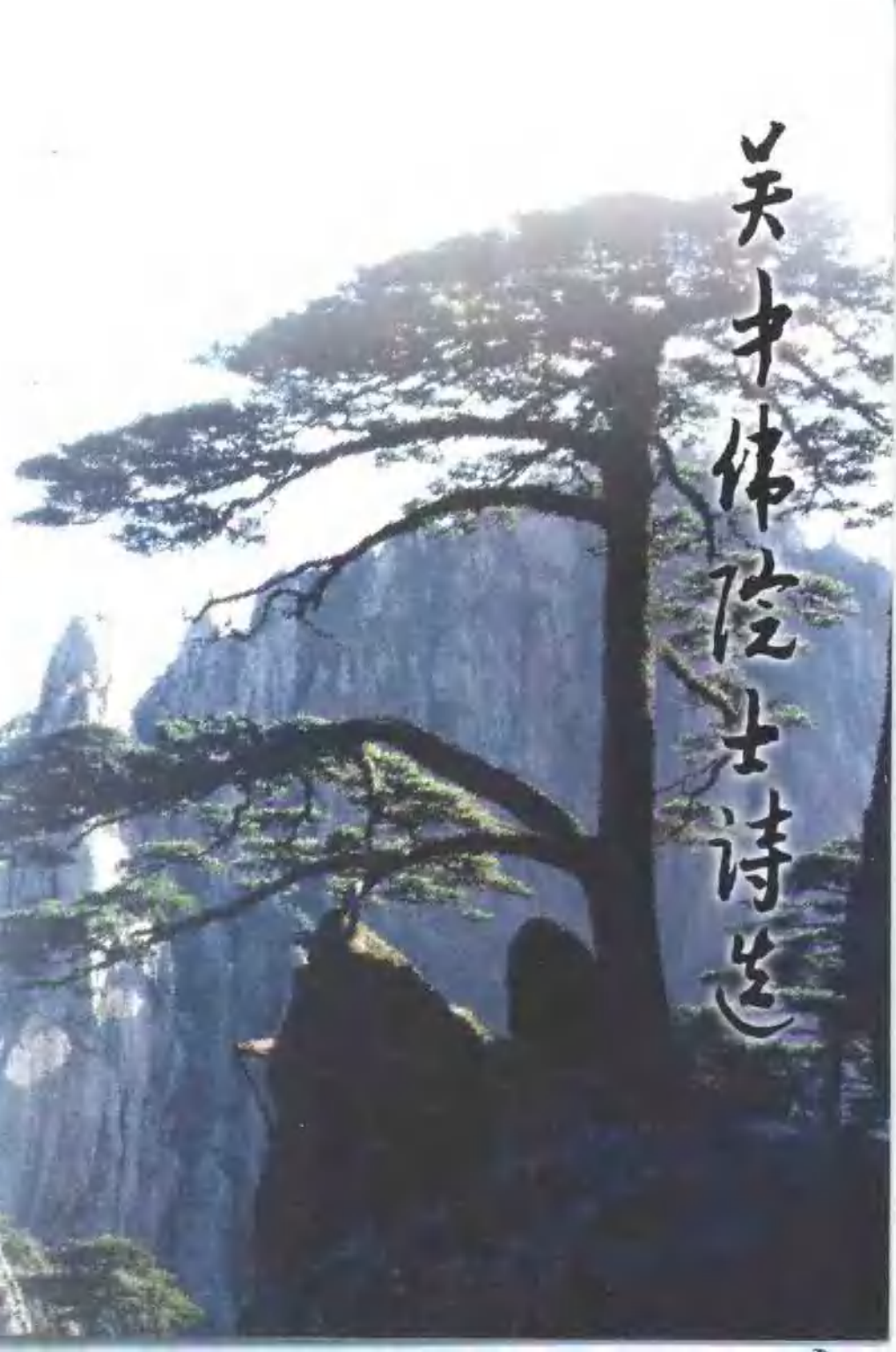


关
中
伟
院
士
诗
选



紀念吳中偉院士仙逝二周年
暨誕辰八十四周年



愛祖國 惜寸陰

吳中勝



98 年在家中书房查阅资料



96 年与子女合影



1999年10月 北京香山植物园



《牡丹》

威武不屈

贫贱不移

凤棣为纪念中伟而作 辛巳 清明节



秋蜂垂老勤采蜜

心红那怕两鬓斑

录自中伟野菊诗 辛巳冬

(凤棣为纪念中伟而作)

目 录

代序.....	(1)
一、1957—1966 年期间	(26)
二、1967—1977 年期间	(34)
三、1978—2000 年期间	(69)
附录:永恒的怀念	(128)
编后记.....	(140)

代 序

赤心报国苦时短

老骥奋蹄趁夕辉

——读中伟遗诗抒怀

张凤棣

岁月匆匆，中伟远行已两年矣。整理所遗诗稿，除刊行于《寸阴集》之外，尚有近 200 首。这些诗也是中伟在工作之余、旅途之中匆匆写成。或许诗兴突至，或许偶有所得，有些诗是在旧台历和旧信封上草就，未及推敲和修辞。依中伟的习惯，自己不满意的是不会公之于众的，所以在出版《寸阴集》时将其筛选下来。如今再未看这些诗词，尽管有些内容有过去特定年代的背景和痕迹，然而却都是当时经历与心情的真实写照。跃然纸

上的既有困惑、寂寞与无奈，亦有追求、希望与无悔。字里行间映照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对祖国的诚挚深情。

就时间而言，这些诗大体分为三个时期，即文革前（1960年至1966年）、文革中（1967年至1977年）、文革后（1978年至逝世前）。其内容可归纳为三类：一类是咏景，颂扬祖国美好的山光水色民风；二类是感时，忧国忧民，针砭时弊，与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；三类是抒怀，抒发纯真的乡情、亲情和友情。

在儿女的支持下，我将这些诗词加以整理、注释并刊印成册，以此作为中伟逝世2周年和诞辰84周年的纪念，并传给子孙后代以铭记，赠予亲朋好友作留念。

中伟于1949年8月应聘北上,我随后在11月带着两个孩子来京与他相聚。我还清楚地记得,刚一见面,他就兴奋地告诉我,他参加了开国大典的游行,并讲述了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情景。当他和游行的人群高呼口号走过天安门广场时,他想到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苦难历史将一去不复返,中国人民迎来了血洗国耻的这一天,不禁热血沸腾,热泪滚滚。开国大典中走过天安门那激动人心的一刻,在他的脑海中化为永恒的记忆。从此,他就把自己的人生追求与民族的兴衰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。

50年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。中伟和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一样,沐浴新中国的春风,朝气蓬勃,奋发向上,决心永远跟中国共产党

走,把革命先烈打下的江山建设好。他每出差一地,总要到革命纪念地参观瞻仰。在遵义会议旧址前,他百感交集,“抚门肃立泪如洒”,追念艰苦的万里长征,正是有了毛主席掌舵,“雪山草地从头越,千礁万险任驾驶”。在娄山关前,他感慨万端,“古径荣被英雄迹,雄关直当主席题”。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、洒热血的英雄业绩,使他“三度登临三沾襟”。在重庆歌乐山纪念堂,他歌颂革命烈士,“誓在烈火中永生,慷慨高歌全大节”,“浩气贯长天,血染红旗更妍”。即便是在武汉长江大桥上,他也念及“二七名城”的革命历史,联翩于“彪炳韶山”、“巍峨井冈山”,以致“无心再问黄鹤楼”。对革命先烈的敬仰和对革命真理的追求,发自内心,溢于言表。

中伟对祖国和民族真挚的爱是有其内在基础的。他学成于旧社会,从小树立了救国强国的远大理想。但是在那黑暗的年代,知

识分子根本没有用武之地。他曾这样表述旧社会他的心态：“生也非晚愧无知，空怀报国苦读书。随俗昏黑非所愿，坐待河清苦守株。”新中国的建立，揭开了中华民族辉煌的篇章，也为他这样的科学家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。他和同事们一起，投入到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。创建建材院；参加新安江水利工程建设；在佛子岭水库大型水利工地协助建立试验室，进行质量控制和采用新技术；在三峡工程中数次到试验工地视察，解决工程上的问题。多少大型水利工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。“夜以继日勤补拙，跋山涉水效驰驱”，就是他对当时勤奋工作的真实描绘。

在那万象更新的年代，中伟除了担负着繁杂的行政职务外，更负责着多项重点科研项目。他把全部精力和大量时间都投入于永无停歇的工作中，很少顾及家里。我1951年秋始参加工作，两年内我带着三个孩子，尽力

做好相夫教子,不使他分心。建材院迁到管庄后,他每星期六才回家,星期一早上走。有时到城里开会,会后立即赶回单位,经常过家门而不入。我对他说:“建材院有班车,星期三也回家一次,一家团聚共叙天伦之乐好吗?”他风趣地说:“牛郎织女每年七夕才一次鹊桥相会,我们一个月就有五天相会,该满足了。”我们还一起朗诵秦观诗词“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”。

在中伟和同事们的努力下,建材科研事业取得了累累硕果。他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38岁提为一级工程师,1956年参加全国第一次科技规划大会,与老一辈科学家一起,为制订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谋划良策。会议期间,他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勉励。记得1956年3月我生幼女时中伟正参加全国科技规划大会。住院分娩后第三天,他来医院看我,笑着对我说,因为与会的都是50多岁的老科学家,工作人员误以为

他也属老年人之列,于是传话电告说祝贺他得了个孙女。这一直成为我们的笑谈。

1949年到1966年,中伟风华正茂,朝气蓬勃,精力充沛,事业蒸蒸日上。但文革风暴的到来,把一切都扑灭了。

二

20世纪60年代中期,我国战胜三年自然灾害,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。这是中伟取得科研成果最多的时期。1964年,他撰写了论科研方法的长篇学术文章,在光明日报上整版连载,受到科技界的广泛好评。当时“报社喜告无余页,洛阳纸贵追前贤”。然而正当他和同事们为建材科研事业建功立业日近颠峰之时,一场“文革”将全国人民卷进了苦难的深渊。一时间,老干部成了“走资派”,知识分子成了“臭老九”,中伟也不能幸免,被

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，受批斗、被抄家，人格受到污辱，尊严遭到践踏。

这场浩劫来得如此突然，涉及面如此之广，中伟和一切善良的人们一样，是难以理解的。他内心充满了疑问和不平：“无端作楚囚，众人嗔经我低头”。“严寒酷暑，数不尽朝朝暮暮，几番捶楚任折磨，究竟为何？”他扪心自问：“屈指解放二十秋，男儿报国志可酬。业精于勤，夜以继昼，殚精竭智，足迹遍神州。丹心一片，清风两袖。未届五十已白头”。他斗胆发问“何罪之有”？！

1968年冬，中伟被关押在管庄西楼。时值寒冬，“墙外北风号”，他“推窗凭眺”，朝霞掩映在疏林中。虽然遭到批斗，但他心里想的仍然是“二十载忠心耿耿，图报再生厚恩”。相信终有一天，会辩明是非曲直，云开雾散的。在管庄关了一年左右即回家由街道管制。不久赴干校监督劳动。出发时正是秋冬时节，我要送他到车站，他不允，只送到车站

附近。我们两人四目相视，黯然道别。他要我保重，我嘱他“当心身体，接受改造，相信党、相信群众，事情总会清楚的”。望着他肩负行李大步走向车站的背影，不知此去会遇到何种艰辛，不知何时能有结论，何时能回来工作，我不禁心酸流泪。

中伟在“五七”干校劳动了三年。他不是“五七”战士，而是被监督劳动对象，无权听传达报告、参加讨论，只能被审查、被批斗、被训斥，处境非常艰难。但他并不理会这些。他不是“枯藤老树昏鸦”，“断肠人在天涯”的落魄文人，而是共产党员，是科学家。这种人生观使他即使在逆境中也保持着昂扬向上的品格。他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，从祖国大地的沃壤中寄托感情、汲取营养。这个时期他的诗中丝毫听不到“文革”的喧嚣，而是弥漫着清新的田园意境。养猪喂牛的生活是单调的，但是在他的笔下却描绘成一幅幅诗情画意的山水卷：

——在东岗下放猪，他“手挥牧鞭放猪群”，正是深秋时节，“层林尽染杨庄东”，麦黄、山橙、天碧，仿佛置身于赤橙黄绿的五彩图画。由诗中可以品味到这样一种意境：一个满头白发带着深度眼镜的知识分子，手挥牧鞭，沐浴着朝霞在东岗下赶着猪群，悠然于大自然的景色之中。

——清晨喂牛，他未明即起，推门取柴，见晓月如金钩，启明星闪银光，东方欲曙，升起几片红云，寥廓霜天，清新之极，稍后山村处处鸡鸣，湖上雾散，山前云消，露出十余雪峰。牛棚圈净之后，他坐在坡上，看着板库似镜，朝阳冉冉出雪峰。

——劳动之余，他漫步于山岗，徜徉于湖边。爱看洁白的梨花、丛丛的绿竹，爱听涛声，似乎涛声能带给他勇气和力量。

——唐庄杨庄一日三时、一年四季的景色变化，在他笔下总是充满着魅力。他写晚霞：“塔山衔落日”，不是吞落日、沉落日。